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五十二回 酸風醋浪拆散鴛鴦 半夜三更幾疑鬼魅

當下出了吳淞口，天色才平明。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。到十點鐘時起來，梳洗過了。西崽送上牛奶點心，用過之後，夫人便叫西崽去叫買辦來。一會兒買辦來了，垂手請示。夫人在描金拜匣裡，取出一千兩的一張票子來，放在桌上道：「你辛苦了一夜，這個給你喝杯酒罷。你去和我叫船主來。」買辦看見了銀票，滿臉堆下笑來，連忙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謝夫人賞！」便伸手取了。夫人見他請安沒有樣式，不覺好笑。那買辦辭了夫人出去，一會兒進來，回道：「船主此刻正在那裡駛船，不能走開，等下了班就來。」夫人道：「那麼你代我給了他罷。」說罷，又在描金拜匣裡，取出一張三千兩的銀票來，放在桌上，買辦便拿了出去。到了十二點鐘，西崽送上大餐，夫人和金姨太太對坐著吃大菜。只見船主和買辦，在窗戶外面晃了一晃去了，夫人也沒做理會。一會吃完了大菜，那買辦才帶了船主進來。那船主滿面笑容，脫下帽子，對著夫人嘖嘖的說了兩句。買辦便代他傳說道：「船主說，謝夫人的賞賜！他祝夫人身體康健！」夫人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問他，我們沿路不要耽擱，開足了快車，幾時可以到漢口？」買辦問了船主，回道：「約後天晚上半夜裡可以到得。因為是個空船，不敢十分開足了車，恐怕船要顛簸。」夫人著急道：「我不怕顛簸；那怕把船顛簸壞了，有督辦擔當。你叫他趕緊開足了快車，不要誤了我的事！」買辦和船主說了，船主只得答應了，和買辦辭了出來。此時是大伙的班，船主便到船頭上和大伙說知；大伙便發下快車號令。大車聽了號鈴，便把機器開足，那船便飛也似的向上水駛去。所過各處碼頭，本公司的躉船望見船來了，都連忙拉了旗子迎接，誰知那船理也不理，一直過去了。躉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。這裡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見了，嘻嘻哈哈的說著笑。果然好快船，走了兩天半，早到了漢口了。漢口躉船上的人，遠遠望見了來船，便扯起了旗子。眾人望見來船甚輕，都十分疑訝。並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，不解是何緣故。來船駛近躉船，相隔還有一丈多遠，那買辦便倚在船欄上，和躉船司事招呼，高聲說道：「快點預備轎子！督辦太太和姨太太到了。」司事吃了一驚，連忙叫人去把督辦的綠呢大轎及總理的藍呢官轎請來，當差人等飛奔的去了。司事連忙叫人取出現成的紅綢，滿躉船上張掛起來。一面將閒雜人等，一齊驅散；一面自己和同事幾個人，換了衣帽，拿了手本，來船還隔著一尺多遠，便一躍而過，直到大餐間稟見請安，恭迎憲太太、憲姨太太。公司裡面此時早知道了，督辦不免吃了一驚，不知為了甚事。

總理自從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後，次日一早，就打發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來，叫他去找著原媒，去說退親，限今天一天之內回話。「他若是肯退，我這裡貼還他一百弔錢，並且在公司裡面安置他一個事；他若是不肯，我卻另有辦法。」那姑娘的老子，連連答應著去了。到了下午，便帶了他那個未曾成親的女婿來，卻是個白臉小後生。見了總理，便搶上前，打了個千道：「謝你家栽培！」總理只伸了一伸手，問那姑娘的老子道：「他就是你的女婿麼？」姑娘的老子道：「起頭是我的女婿，此刻他退了親，就不是的咧，你家！」總理問那後生道：「你是肯退親了麼？」後生道：「莫說還沒成親的，就是成過了親，督辦說要，那個敢道個不字，你家！」總理笑了一笑，叫當差的到帳房取一百弔錢來。總理又問後生道：「你向來做甚麼的？」後生道：「向來在森裕木器店裡當學徒，你家！」總理道：「可是學木匠？」後生道：「不是。他家的木器，都是從寧波運來的。」總理道：「那麼是學寫算？」後生道：「是，你家！」說話時，當差的送來一百弔的錢票。回道：「師爺問，出在甚麼帳上？」總理想了一想道：「一百弔錢，雜用帳上隨便那一筆帶過去就是了。」當差答應：「是。」，回頭就走。總理又叫：「來！」，當差回來站住。總理出了一會神道：「再去拿一百弔來。這一百弔暫時宕一宕，我再想法子報銷。」當差答應去了。總理把錢票給與後生道：「這裡一百弔錢，給你另外說一頭親事。」後生連忙接了，又打了個千道：「謝，你家！」總理道：「你這孩子還有點意思。你常來走走，我覷便看公司的職事有缺，我派你一個事情。」後生又忙打了一個千道：「謝，你家！」總理道：「沒事你先去罷。」後生道：「是，你家！」遂退了出來。

恰好當差取到一百弔錢票子，總理便交給姑娘的老子道：「這個給你做聘金。三兩天裡頭，督辦就來娶的。」姑娘老子道：「這是多少？你家！」總理道：「一百弔。」姑娘老子陪笑道：「請你家高升點罷，你家！」總理道：「督辦賞識了你的女兒，後來的福氣正長呢，此刻爭甚麼？」姑娘老子道：「是，你家！高升點，你家！我家姑娘頭回定親的時節，受了他家二十弔錢定禮；此時退了親，這二十弔就要退還他了，你家！一百弔，我只落了八十弔，你家！請高升點，你家！」總理道：「那麼那二十弔我再貼給你就是了。」姑娘老子陪笑道：「謝，你家！再請高升點，你家！你家不在乎此，你家！」總理被他纏不過，又給了他五十弔的票子，方才罷休。又約定了後天傍晚去娶，他方才退去。總理又去告訴了督辦，督辦自是歡喜。

一時合公司都忙起來。你想督辦要娶姨太太，那一個不趨承巴結！還有那趕不上巴結的，引為憾事呢。這裡亂烘烘的忙著，那裡會做夢想到太太已經動身了呢。到了後天，一切事情都妥當了，只等傍晚去迎娶。總理把自己的一乘藍呢官轎，換上紅綢轎轎，在轎頂上打又兒披了兩條紅綠彩綢。恰好停妥下來，忽報督辦太太和姨太太來了，要這乘轎子去接。總理聽了一想，這是預備的喜轎，不宜再動，且去借一乘官轎來罷。交代當差的去了，自己便連忙換了衣帽，走到躉船上去迎接。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，前門在街上，後面就是大江，所以不出大門一步，就到了江邊。一時到了躉船，跨過船上去，夫人及姨太太還沒有出來。總理這才想起，不曾拿手本，忙著叫當差去取，自己等在船上。買辦連忙過來招呼，讓到官艙裡坐等。此時督辦帶來的家人，已有七八個戴了大帽過來伺候。總理問起憲太太幾時動身，為著甚事，何以不先給一個信。買辦道：「到底不知為了甚事。上前天我們才到上海，貨還沒有起完，到了半夜裡，忽然憲太太來了，風雷火炮的一陣，馬上就要開船，臉上很帶點怒色。」總理吃了一驚道：「為甚麼？」買辦道：「不知道啊。」道猶未了，忽聽得外面一疊連聲的喊「傳伺候」。總理、買辦兩個連忙出來，只見兩位憲太太，已經在上層梯子下來了。總理、買辦連忙垂了手站班。誰知那位憲太太，正眼也不看一看；倒是那憲姨太太，含笑點了點頭。兩個老媽子攙著過了躉船，自有躉船司事站班伺候憲太太上轎，然後隨了總理先行一步，急急過了跳板，步上碼頭，飛奔到公司花廳門口站班伺候。此處公司辦事人，是備有衣帽的，都穿著了來站班迎接。不一會，憲太太轎子到了，在花廳門口下轎，姨太太也下轎，先後都到花廳裡，和督辦廝見，總理及各人方才退去迴避了。

那督辦和舅老爺早等在花廳裡面。夫人一見了面，便對督辦冷笑道：「哼！辦得好事！」督辦聽說夫人來了，早有三分猜到這件事泄漏了；忙著人到船上去打聽，知道那種忙促動身情形，就猜到了五分，然而不知他怎生知道的。此時見面，見了這個情形，已是十分猜透。猛然想起這件事，一定是舅老爺打了電報去的，不覺對舅老爺望了一眼。舅老爺不好意思，把頭一低。夫人道：「新姨太太幾時過的門？生得怎麼個標緻模樣兒？也好等我們見識見識。」督辦道：「哪裡有這個事！怪不得夫人走進來滿臉怒氣。這是誰造出來的謠言？」夫人冷笑道：「你要辦這個事，除非我眼睛瞎了，耳朵聾了！你把人家已經定親的姑娘，要硬逼著人家退親，就是有勢力，也不是這等用法！」督辦猛吃一驚，暗想難道這些枝節，也由電信傳去的？因勉強分辯道：「這個不過說著玩的一句笑話，哪裡人家便肯退親！」夫人聽說，望著舅老爺，怔了一怔。舅老爺望著夫人，把嘴對著花廳後面，努了一努。夫人道：「有話便說，做這些鬼臉做甚麼！」舅老爺把頭一低，默默無言。夫人站起來道：「金姨，我們到裡面看看新姨去。」說著，扶了老媽子先走，姨太太也跟著進去。夫人走到花廳後進，只見三間軒敞平屋，一律的都張燈結綵，比花廳上尤覺輝煌，卻都是客座陳設，看不出甚麼，也沒有新姨，只有幾個僕人，垂手侍立。回頭一望，院子東面有個便門，便走過去一看，只見另外一個院落，種的竹木森森，是個花園景致。靠北有三間房子，走進去一看，也是張著燈彩，當中明晃晃的點著一對龍鳳花燭。有兩個老媽子，過來相見招呼。這兩個老媽子，是總理新代僱來，預備粗使的，村頭村腦，不懂規矩，也不知是督辦太太。夫人問道：「新姨太太呢？」老媽子道：「新姨太太還沒娶過來，聽說要三點鐘呢，你家！你家請屋裡坐坐罷，這邊是新房，你家！」早有跟來的老媽子打起大紅緞子硬門簾，夫人進去一看，一式的是西式陳設；房頂上交加縱橫，繡了五色綢彩花，外國床上，掛了湖色縐紗外國式的帳

子，罩著醉楊妃色的顧繡帳簷，兩床大紅鸚哥綠的縐紗被窩，白褥子上罩了一張五彩花洋氈，床當中一疊放了兩個粉紅色外國綢套的洋式枕頭；床前是一張外國梳妝臺，當中擺著一面俯仰活動的屏鏡，旁邊放著一瓶林文煙花露水，一瓶蘭花香露。隨手把小抽屜拉開一看，牙梳、角抵，式式俱全，還有兩片柏葉，幾顆蓮子、桂圓之類；再拉開大抽屜一看，是一匣夾邊小手巾，一疊廣東繡花絲巾，還有一絞粉紅絨頭繩。不覺轉怒為笑道：「這班辦差的倒也周到！」說的金姨太太也笑了。再看過去，梳妝臺那邊，是一排外國椅子；對著椅子那邊，是一口高大玻璃門衣櫃；外面當窗是一張小圓桌子，上面用哥窯白磁盆供著一棵蟹爪水仙花，盆上貼著梅紅紙剪成的雙喜字。

猛擡頭看見窗外面一個人，正是舅老爺，夫人便叫他進來。舅老爺進來笑道：「姊姊來得好快！幸得早到了三四點鐘工夫，不然，還有戲看呢。那時生米成了熟飯，倒不好辦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此刻怎樣？」舅老爺道：「此刻說是不娶了，姊夫已經對總理說過，叫人去回了那家。但不知人家怎樣。」夫人道：「此刻姊夫在哪裡？」舅老爺道：「步行出去了，不知往哪裡去的。」夫人聽說，便仍舊帶了金姨太太，步出花廳，舅老爺也跟在後面。

恰好迎頭遇了督辦回來。夫人冷笑道：「好個說著頑的笑話！裡面新房也是擺著頑的笑話麼？」督辦涎著臉道：「這是替夫人辦的差。」說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「撲嗤」的一聲笑了。舅老爺道：「其實姊夫並無此心，都是這裡的總理撮弄出來的。」督辦乘機又涎臉道：「就是這句話。人家好意送給我一個姨娘，難道我好意思說我怕老婆，不敢要麼。」說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爺都笑個不住。夫人卻正顏厲色的對舅老爺說道：「叫他們叫總理來！」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，便一迭連聲的叫「傳總理」。

原來這位夫人，向來莊重寡言，治家嚴肅，家人們對了夫人，比對了督辦還懼怕三分，所以一聽了這話，便都爭先恐後的去了，督辦要阻止也來不及。一會兒總理到了，捏手捏腳的走上來，對夫人請了個安，回身又對金姨太太請了個安。督辦便讓他坐。他只在下面，斜簽著坐了半個屁股。夫人歇了半天，沒有言語，忽然對著總理道：「督辦年紀大了，要你們代他活的不耐煩！」這句話嚇得總理不知所對，挺著腰，兩個眼睛看著鼻子，回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」這三個「是」字一說，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「撲嗤」一聲笑了出來，督辦也笑了，舅老爺一想也笑了；總理自己回想一想，滿臉漲的緋紅。夫人又斂容正色道：「你們為著差使起見，要巴結督辦，那是我不來管你；但是巴結也走一條正路，甚麼事情不好幹，甚麼東西不好送，卻弄一個妖狐狸來媚他老頭子。可是你代他活的不耐煩？」總理這才回道：「卑職不敢。」夫人道：「別處我不管，以後督辦到了漢口，走差了一步，我只問你！」總理一句話也回不出來。督辦著實代他難過，因對他說道：「你有公事，請便罷。」總理巴不得一聲，站起來辭了就走，到了外面，已是嚇的汗透重裘了。

過了一天，便是本公司開船日期，夫人率領金姨太太，押著督辦下船，回上海去了。他們下船那一天，恰好是我到漢口那一天。這公司裡面，地大人多，知道了這件事，便當做新聞，到外頭來說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不到半天，外面便沸沸揚揚的傳遍了，比上了新聞紙傳的還快。

我在漢口料理各事停當，想起伯父在武昌，不免去看看。叫個划子，划過對江，到幾處衙門裡號房打聽，都說是新年裡奉了札子，委辦宜昌土捐局，帶著家眷到差去了。我只得仍舊渡江回來。但是我伯父不曾聽見說續弦納妾，何以有帶家眷之說，實在不解。

即日趁了輪船，沿路到九江、蕪湖一帶去過，回到南京。南京本來也有一家字號，這天我在字號裡吃過晚飯，談了一回天，提著燈籠回家。走過一條街上，看見幾團黑影子，圍著一爐火，吃了一驚。走近看時，卻是三四個人在那裡蹲著，口中唧喳有聲；旁邊是一個賣湯圓的擔子，那火便是煮湯圓的火。我走到近時，幾個人一齊站起來。

正是：怪狀奇形呈眼底，人是鬼鬼不分明。不知那幾個是甚麼人，且待下回再記。